

# 老宋找失主

□ 王志武 (江苏无锡, 党务工作者)

老宋在这个城市的火车站管遗失物品20余年,经手过的东西有上万件,什么都有,用老宋的话说,“只要旅客能携带的都曾经在他的仓库中出现过”。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,竟然有一件遗失物品,一度令他毛骨悚然,又束手无策。

那是去年清明前夕发生的事。一天傍晚,准备下班的老宋,被候车室工作人员的对讲机叫住,说二楼弯角处发现一包行李无人认领。老宋赶过去,发现行李看上去不大,用一只床单包裹着。于是老宋过去拎起来走到候车的人群中,挨个问谁丢的,结果没人要。拿到职工休息室打开一看,老宋吓一跳,是一只白色骨灰盒。

老宋一开始不知道如何处理,只能按照接收遗失物品工作程序,拿来登记表,写好日期、编上号登记在案。最后存放在什么地方?老宋有点为难。放在仓库,上班就看到,不是个事。考虑这东西不会有人偷,老宋单独把它放在候车室顶层一个堆放杂物的阁楼里。

尽管束之高阁,老宋心里却一直惦记着这个骨灰盒。因为没有失主信息,他只好无奈地坐等失主找上门。他意识到,这东西万一丢了、坏了都没法赔。一次,老宋在家看电视上的“阿福聊斋”栏目,正播放一市民打电话到电视台求助,说在火车站附近遗失一只骨灰盒,非常难过和焦

急。老宋顿时一喜,认为这市民肯定是失主,及时打电话到电视台要来失主手机。拨通后,老宋很失望。市民丢失的骨灰盒放在一只大行李箱里,不是床单裹的。

半年多过去了,仍无人认领。按照遗失物品管理办法,半年没有人认领的东西,可作废品处理。但骨灰盒怎么处理?既不能卖,也不能扔。

又过去半年,还是没人领。老宋判断再也不会有人来领了。他甚至认为当初就是有人故意把它落在车站的。按照中国的传统:入土为安。于是次年清明前夕,善良厚道的老宋,请示有关部门,找一个适当地方把骨灰盒放里面埋了。



# 修鞋匠

□ 子薇 (安徽芜湖, 职员)

摆修鞋摊子的是一对夫妻,年龄与我相仿。上世纪90年代就摆在半亩园,近三十年过去了,他们的摊点始终未挪过地儿。

鞋摊刚摆起来时,只有一个男人,听口音,我便知道他与我同乡,顺其姓我叫他小徐。小徐浓眉大眼,中等身材,高中毕业后,没考上大学,就随着摆修鞋摊的其姐姐、姐夫来到了芜湖,跟着学徒没多久,便独立开业了。别看他一个大老爷们,手却巧得很,从修鞋、修拉链到开锁配钥匙的生意,他都做,当然主打是修鞋。两年后,他回老家成了亲,便将老婆小房带了过来。小房身材小巧,做事也是心灵手巧,我后来从修鞋到换包拉链等等一应事宜,都是找她了。他们一直不收我的钱,我也就时常带些吃的用的给他们,彼此之间,不多

说什么客套话,倒是和小房说到孩子的事时,还很能聊上好一会儿。

中午,傍晚,双休,他们的孩子就在摊子旁边玩耍,或者坐在小木凳上,双手覆在一只高大一点的木凳上做作业,那孩子做起作业来是那么的神情专注,旁边嘈杂的行人车辆,对他竟然丝毫没有影响。

荒年饿不死手艺人。修鞋这个活儿,技术含量多高是谈不上的,但肯定离不开吃苦耐劳的劲头。曾经跟他们谈过收入状况,不听不知道,一听吓一跳,他们的收入竟然高出我工资收入好大一截子。多年前,江边一座楼开盘时,他们一次性付现买了一套两居室,前几年,又一次性付现买了一套。只是,个体经营,若要得到老年后的养老保障,所有的费用得自己去

社保机构缴纳。我问他们有无买养老保险的打算,他们摇头,说那是一大笔钱呢,掏出去怪心疼的,以后再说吧。

不下雨不落雪的日子,他们每天吃过早饭便摆开了摊子,小雨以及炎夏火辣辣的日头下,一把巨大的黄澄澄的油纸伞撑开在修鞋摊上方。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地日晒风吹雨打,小徐夫妇的皮肤都呈现出黑褐色,特别是一双手,时刻与粗针大线、起子、锥子等等工具为伍,粗糙自不用说,到了冬天,还拉出些许斑驳的裂口。

当雨雪天又恰逢我们的鞋子坏了时,我们充满了期待和惆怅,天赶快晴吧,修鞋摊赶紧摆出来吧。他们看似卑微如草芥的职业,于芸芸众生来说,竟是如此的不可或缺。

